

江湖異俠傳

沈建猷題



中華民國廿九年八月四版

江湖異俠傳

全書三冊 實售國幣一元八角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 作 者 文 公 直

出 版 者 鴻 文 書 局

印 刷 者 鴻 文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愛文義路四六〇弄 鴻 文 書 局

分發行所 長沙漢口 鴻 文 書 局

總代售處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話說那許建和雲絮回到客棧。把衣服換了。便叫雲絮先行出去。約好了地方會面。雲絮便仍縱身出店去了。一會天已大亮。店家都起來。許建也不吃早飯。便給了房飯錢。走了出來。會着雲絮。在離金振聲家遠些的客棧裏住下。便商量去殺那淫賊。想這幾天定是防備很嚴的。不如再停幾天去。不想過了幾天。一到那金振聲家。祇見他那些鏢客正在和一個和尚殺的正兇。我也不知道是一回甚麼事。究竟是一回甚麼事呢。作者沒有兼人本領。不能不暫把這遍話攔起來。說金振聲家了。且說金振聲自被許建殺死了一個鏢師。識破他的地窟。他知道自己的是事。是瞞不了家人的。那些在他家的鏢客和家人。因為金振聲平時待他們很好。也不給他傳揚出去。金振聲一想。那死的鏢客怎樣辦呢。如果報官。人命關天。自己的行為也太不對。並且是死在地窟裏。要想不報官。又恐怕那些鏢客寒心。以後不肯出力。躊躇了一會。沒得主意。到還是那些鏢客們自己給他想了。一個方法。買了一口棺材。把死鏢客裝殮好。祇叫他出了些銀錢。撫卹那鏢師的家屬。金振聲聽了。很情願。並且說了很多撫卹安慰的話。那殺死的

鏢客裝殮好了。便抬了出去。葬在金振聲的私山上。一樁人命。就此了結。金振聲吃了這一次從來沒有想到的苦心。裏也就殺些威了。不敢再如此的胡思亂想。祇想起美人已逃走。並且還有一個殺星跟着。保不定還要來尋事。便切切的叮囑那些鏢師防備着。日夜輪班的保守。過了幾天。毫無動靜。那些鏢客也防備鬆就懈下來。金振聲也想那美人必定已離宜章了。都不放在心上。一日。金振聲正在和那些鏢客談起雲絮如何的武藝。如何的美貌。忽的一個鏢客名叫雲裏鵲的。向着外面把手一抬。祇見一道金光。直射出去。隨身一個縱步。躍出外面。衆人都嚇了一跳。跟了出來。剛才走到門前。祇聽得一聲噯哨。房上跌下一個來人。衆人忙上前一看。原來便是雲裏鵲。衆人吃了一驚。連忙的把雲裏鵲攙了進來。一看。祇見那雲裏鵲右乳旁中着了一鏢。內中有一個鏢客怪叫道。這鏢原是他自己的呀。怎樣會打到他自己身上來呢。想必定有刺客在外面。他剛才所發的鏢。定是被那刺客接了去。打回來的。衆人一聽。都以爲然。便上屋的上屋。看傷的看傷。鬧了一夜。祇是沒有一點影跡。金振聲見雲裏鵲無端被人了傷。便也走近前來細看。祇見雲裏鵲緊閉着雙眼。一聲不响。金振聲好不心焦。便問

傷勢怎樣。衆人都說着這傷勢是沒要緊的。祇是不知怎樣會弄到這個樣子。連話都不能說話才說完。祇見那雲裏鵲把眼一張。縱身跳起來。說道。好了。我有命了。衆人見他縱身起來。都怔了一怔。忙問怎麼一回事。雲裏鵲道。對不起各位。因爲我吃了驚。就是今晚的事。雖是說起話長。我却不能不說給各位聽。請各位先都坐下。待我說來。大家都依言坐下。雲裏鵲便一面護着傷。一面說道。我到這裏已三四年了。我本來是湖廣瀏陽人。從小便喜歡拳棒。經過十幾個有名的拳師指點。纔得着一點兒門徑。那時地方人士都知我會拳棒。有個賣拳的到了我瀏陽。沒有拏門帖子拜客。便開場賣藝。因此認識我的人。都來告訴我。說那賣藝的無禮。唆使我去折他的場子。那時我少年心性。好高好勝。便跟了他們來尋那賣藝的。不想走到那裏一看。原來是一個老頭兒。比我現在的年紀還要大一倍。我一想。這麼大的年紀。怎麼連江湖上的規矩都不懂得。那我立在旁邊看他怎樣。那些看拳的人一見我到了。知道有事兒瞧了。他們的眼睛都注在我的身上。老頭一見衆人的眼光換了方向。便露出一種可怕的样子。發話道。我賣藝走江湖也混了五六十 years 了。但是我這賣藝不是真爲盤川吃飯。祇是專一訪

友求朋的。這瀏陽地方如果有真能武藝的。不妨和我來交交手。也讓我好認得瀏陽人。在這裏結識幾個朋友。說着又露出一種輕視的形容。那時我再也禁不住了。便挺身到場子裏。對那老頭說。我們這個地方很安靜。用不着武藝。故此此地人都是沒有武藝的。並且不能容留有武藝的在這地方。恐防竊盜。你初到這裏不懂得。請你就此出境罷。不然則我們要報告官府了。那老人聽了。帶笑說道。我走江湖這麼多年數。就是此地我也來過幾趟。祇因今年走到長沙。聽得人說瀏陽有個好漢。能耐很多。江湖上人都稱道他。我聽了覺得瀏陽有這般一個好漢。不能不結交結交。所以纔到此地來。照你這般說時。原來此地人因爲自己都是沒有本領的人。連我這老頭兒都借官府的名兒來懾退。那我可真白來了。祇是我雖賣藝。却不做犯法的事。官府便怎樣。如今若是有人打倒了我。我馬上就出境。且是永不來瀏陽。要想借着官府名頭來懾我。我可得着官府來瞧瞧。是個甚麼樣兒。老兄既能到場說話。自然是有當擔的人。就請你去請人來和我交手。若是沒有人來。那可不能叫我走。我聽他那一篇輕描淡寫的話。祇把我脹的連氣都吐不過來。我心裏一想。那老頭兒聽見我說地方上沒有能武

藝的人。他便借着這一句話來壓服我們。好幹他賣藝的勾當。我那時再也忍不住了。便對他說道。你不要這們說。人上五百五。藝但齊。難道我們瀏陽這大的地方。真沒有一個能人嗎。我看你這們大的年紀。不要活得不耐煩罷。那老頭兒聽了。微微的冷笑。道。既是你地方上有能人。趕快去請他來和我說話呀。照你這樣的空口說白話。還是不要耽擱我的時候。那時許多看的人都替那老頭兒耽憂。我聽了他說那樣的話。再也不能忍了。便一面脫衣服。一面說道。像你這樣的人。也用着去請能人嗎。你祇要能打得過我。你就在這裏賣一輩子藝。也沒人管你。我便脫了衣服。那老頭兒離開約五六步遠近。祇望着我笑。那種輕視的形狀。至今想着。還覺得難受。便也不和他再說。狠命的便是一拳打去。不想就是這一拳。我便跌了個狗吃屎。看的人都哈哈大笑。我自己竟不知道怎麼跌的。爬起來一看。那老頭兒好好立在旁邊。說道。這個不能算數。閣下自己沒有看正准頭。再來罷。我心理一想。恐怕是真的。剛才氣花了眼。打了個空。便從新看准了。立好了脚步。又是一拳。不想這一拳打去。仍舊落了個空。祇覺拳到他身邊。已不見他人了。那時我纔得知這老頭兒是非常之人。便跪在地下。求他的指教。老

頭兒見我如此。很是歡喜。那些看熱鬧的人見我是這樣。知道沒甚好看。都走開了。我便把他那些賣藝的傢伙。收拾好了。代他挑了一路回來。一路問起。纔知道那老頭兒。便是南北聞名的獨角獸龍天則。因爲年紀大了。自己又無兒女。從來沒有收過徒弟。他是在長沙聽得我的名氣。纔到瀏陽來的。他見我要拜他爲師。十分快樂。便在我家住下來。把全身的工夫傳給了我。不想沒到三年。他老人家便歸西了。我料理了喪葬。便獨自出外。闖了幾年。纔得一個雲裏鵲的名號。我本名鄭國棟。不想自從有了這雲裏鵲的名號。便把本來的姓名都丟了。就是我在這裏許久。恐怕除了東家之外。不知道我姓名的。我家本開着藥店。我闖出了字號。便回到家裏。安分守己的過日子。不想到家沒有幾天。就聽得人說瀏陽來了一個和尚。像貌非常兇惡。托着一個很大的鉄木魚。到人家惡化。看人家的場面討錢。要多少就得多少。那些人家都怕他。無法可想。祇得隨他惡化。沒有人敢惹他。恐怕不久便要到這裏來了。我一聽這話。本想去尋他。因爲聽得他不久便要來了。便等着他來。等了兩日。我在家裏。忽然聽得外面一聲佛號。我想必是那廝來了。我便紮好了身體。走出來一看。祇見一個和尚。生得縮腮鼠

眼滿臉橫肉。那鉄木魚放在櫃檯上。他自己却攔門坐看。我店裏的伙計知道我要憑本領趕走他。所以沒有理他。那些撮藥的人。見和尚走來攔門坐下。進的不能進來。出的不能出去。外面看的人。漸漸躋滿在門口。我見了這樣情形。也不聲响。祇走過去。奪了他那鉄木魚。仍向他丟去。便說道。這裏僧道無緣。請到別家去吧。那和尚見我把鉄木魚丟給他。他便立了起來。接着說道。這門大的寶號。還化不着緣。叫我到那裏去化呢。說着走了上來。仍把木魚往櫃檯上一放。一手却按住木魚上。我一見不好。知道他有意尋事。想把櫃檯按斷。我便走上去。便是一隔山拳。打在那鉄木魚上。他那手已離空。那鉄木魚却因我這一拳。飛到那和尚的懷裏去了。論到我這一拳。無論有甚麼能耐的人。都得受重傷。或竟喪命。不想那和尚却祇微退了半步。仍用右手接着鉄木魚。叫了聲好本領。三年後再見。說着便走了。那時我店裏的伙計們。和外面看的人。見和尚走了。也都走來說。瀏陽城今日除了一方大害。非常恭維我。甚至有些人來給我道謝。我給他們纏了一會。心裏暗想。我現在雖然把他趕走了。他三年後如果再來。我將何以抵敵呢。想了許久。沒法。祇得離鄉。或者能遇着高人。給我解圍。不想走了多年。仍

舊無緣遇着。祇得在這裏混這口飯吃。以爲能覈保全性命了。誰知方纔我們正在說話時。忽見外面有一條黑影一閃。伏在瓦上偷聽着。我以爲定是那天的那一男一女。便假裝沒有看見。順手掬鏢。喇的先打一鏢。跟身追出一看。腳纔踏上屋檐瓦。祇見那黑影躍起身來。分明就是那托鉢木魚的和尚。我一見。已覺不好。再見他手一揚。知他打暗器。我明知不是他的對手。祇得將身子側了一側。任他打來。倒地裝死。我想我一出來。你們必定也跟了出來。那時他看見人多。必定逃走。但是他現在既已尋來。決不肯就此罷手。我總得加意提防着。衆人聽了。都默然。惟有金振聲聽了。心裏想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又想。我自己的事。就是那一男一女。今日的和尙。是不與我相干的。我將鄭國棟使離了此地。豈不是免了一樁事嗎。心裏正想到這裏。又聽得雲裏鷗道。當初我在瀏陽把這和尚趕走之後。不想縣裏已出了好多奸殺盜案。自從那和尚走了之後。才沒有什麼案子發生。我想我在這裏。他未必知道我一定是。在這裏。大概是他慕名當地財主。起心偷盜。不期而遇的。我們總得格外耽心些。爲是。金振聲暗想。不錯。便把那送走雲裏鷗的意思丟去。對衆鏢客道。那一男一女。剛

纔走了。照這樣說來，這和尚比那一男一女還要利害了。我們須要防備的更嚴纔好。便對雲裏鵲道：現在我和你同在一條路了，就請你替我想法，應如何的對付他纔好。雲裏鵲道：東家放心，留得我一條命在，總得想法保己保人。說着，便和金振聲商議，將一班鏢客分班防守。自己便全夜的巡邏。日裏便去睡覺歇息。那和尚本是長沙古佛寺智照和尚的徒弟，名叫通禪。從小就出家，到了十六七歲，智照和尚見他非常伶俐，很歡喜他，便將全身本領都傳給他。不想通禪得着了智照和尚的真傳，仗着自己有這般本領，便不規矩起來，常常背着師傅去勾搭女人。雖然被他勾搭上好幾個，後來給智照知道了，幾次的嚴責，無奈他賊性難改，不但和那些女人勾搭，尋些江湖上的生活，圖自己的揮霍。智照知道管不好了，便想要刺死他，無奈師徒之情，心有不忍，便放他一條生路，把他趕出寺門，並囑咐他從此改過。那裏知道通禪當初在古佛寺時，還懼怕師傅，一離了寺，好比脫鎖的猴兒，沒有甚麼可怕了。益發放浪形骸，無所不爲。他見師傅趕他，他也並不哀求，便拜別了師傅，帶了些行李走了出來。一想到那裏去哩，且不管怎樣，先尋了一家客棧住下。長沙本來有葷和尚，他便大魚大肉的叫了來。

吃個醉飽。一到晚上便去尋那相好的女人。參歡喜禪。住了幾日。總覺不十分遂意。便想尋一個落腳的地方。不想長沙那些廟裏。凡是古佛寺出來的和尚。便不許掛單。他心裏恨道。你們這班賊禿。不許爺立足。難道爺就無處棲身麼。我必定要在長沙蓋一座廟。給你們看。想定了主意。便想去偷些銀錢來蓋廟。又一想。不對。我空身出來。立時蓋廟。豈不使人生疑心。不如明化暗盜。混些時再說。便去鐵匠店裏定鑄了一個六十多斤的鐵木魚。先在長沙城裏。強募惡化。因爲師傅近在咫尺。不敢十分橫強。化來化去。足有年多工夫。也沒有積得幾許錢。決計離開長沙。到別縣去放肆硬化。離開了長沙。果然沒幾個月。明化暗盜的便弄了不少的錢。回到長沙。買了地皮。招匠選材。想要蓋一座勝過古佛寺的大廟。不想錢仍不夠。便化到瀏陽來了。正化得起勁。恰遇着雲裏鵲。受了他一隔山拳。因爲通禪自從小被智照給他用藥水浸過的身體。祇受了點微傷。離了瀏陽。便又尋到古佛寺來。智照和尚見他出廟之後。立時化捐蓋廟。很喜他能改行向善。又因他是自己從小領大的。總有些不忍毅然斷絕。總有些留在心上。今見他回來。便也不再說什麼。通禪見師傅不怎樣。便說起怎樣到瀏陽化緣。遇着雲裏

鵲全不說理。便打了我一隔山拳。我知道不是他的對手。祇得帶傷回來。還請師傅教我些能耐。好去報仇。智照和尚一聽。半信半疑。祇是不答。那裏禁得通禪的蓮花舌根。唆來翻去。智照祇得允了。便叫他暫且住下。又教了他些內功。通禪心心念念想要報仇。便也收拾野心。苦心學藝。轉眼三年已到。本領也學得真了得了。無論甚麼東西打在他的身上。好比遇着了棉花一般。看看約期已到。便拜辭了師傅。意氣揚揚的直奔瀏陽。不想一到店門前。已改爲雜貨店了。再尋那藥店形跡。似乎改還不久。進內一問。才知道藥店在五六個月前。已收歇了。並且連那人家都不知道搬到甚麼地方去了。尋來尋去。祇是不見。沒奈何。在瀏陽做了幾件案子。仍回長沙來。古佛寺明知去了。非要守師傅的規矩。便不回寺。再幹那二三年來不幹的生活。正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通禪雖仗着有那般的本領。不怕人捉他。但是案件過多。難免傳說。一日。通禪正在善化縣正街閒遊。忽地看見幾乘轎子走來。當先轎中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真是桃花般的面貌。秋波般的眼兒。直射轎帘鏡子。不住的望那些街上來往的行人。通禪從沒見過這般神仙般的人。忽然一見。魂靈兒飛去半天。忍不住的那兩隻腳便隨着

轎子走來。原來這姑娘是一家候補道王廷漢的第二個女兒。因爲他的娘病了。曾在
家許了城隍廟的愿。後來他母親病好了。王小姐便和他母親來還愿。不想恰給遇着
這淫僧。直跟到城隍廟。探聽了一個着實。便回身出來。先到那王公館探明了路。待到
晚上。便如飛的直奔王家而來。竟和熟路一般。飛身上屋。一直來到裏進。四處一探。真
是採花拿手。一探便着。王小姐的房間。把窗紙弄了一個小窟窿。用眼窺去。祇見王小
姐正在和一個小丫鬟。在那裏一面說話。一面脫衣要睡。通禪一聽那歷歷鶯聲。再見
那酥胸微露。柳腰一擻的模樣兒。恨不得即時撲將過來。抱在懷中。狂樂一回。等了一
會。真等得饒涎欲滴。待見王小姐睡了。也不管時已三更。將盡滿心慾火如焚。再耐不
得。便故意將窗櫺弄的一响。見裏面沒有動靜。知已睡熟。便輕輕的撬開了窗櫺。縱身
進房。把燈剔亮了。蛇行鶴步。走到床前。一掀帳子。見王小姐真如一朶海棠花一般。攔
在枕上睡着。一手枕着頭。一手拊在身上。那種形容真畫也畫不出這般嬌美。樂得通
禪心花亂放。連忙將自己的衣服先脫去了。往床沿上一坐。祇聽得拍的一响。嚇得通
禪衣都來不及穿。拖着衣服便往窗外一縱。這一响把那小姐也驚醒了。見有一個人

飛出窗外。驚得大叫一聲。便駭呆了。一時內外齊起燈火。亂明。通禪一看。知道是自走一趟。今晚是不成功了。便一心逃走了出來。一面把衣服穿好。低着頭。一面走。一面想着。王小姐這般美貌。已是我口中的肉。無奈給這响聲打破了我的好事。真使人恨煞。正拍他的。正是智照和尚。智照和尚自從通禪走後。一直沒有回來。以爲他被人打死了。到很覺悲傷。便親自到瀏陽一趨。問起。並沒有這麼一回事。覺得奇怪。又暗探了幾天。方知通禪從前惡化。被雲裏鷗趕走。雲裏鷗後來出門。沒有回家。並且知道通禪到瀏陽沒有報仇的事。便回長沙古佛寺來。一日復一日。那通禪所做的案。也不知若干。漸漸的傳到智照耳裏來。智照一想。長沙雖有很多有本領的人。却多半離鄉走了。並且從來沒有採花賊。左思右想。便疑心到通禪身上來。也是合該王小姐不受那淫僧的辱。通禪跟着轎子進城隍廟時。正是智照和尚到廟裏前後一步。智照和尚早已見着通禪。祇因想暗察他的舉動。便不驚動他。後來智照和尚瞧透了通禪的意思。便也問明了王家的所在。晚上也到了王家。所有通禪所做的事。都看在眼里。及見通禪已脫

了衣服。想到床上去。在這緊要關頭。此時不救。王小姐必要被通禪污辱。便跳到屋上。取了幾片瓦。猛的向苑中石階上一扔。一聲响亮。果見通禪抱着衣服逃了出來。便也不驚動他。待他衣服穿好。到了冷靜地方。才拍了他一下。想要剴切訓誡他一番。做個師徒最終的留情。不想通禪賊人心虛。一見是師傅。便飛也似的逃跑。智照見他逃走。祇嘆了一口氣。心中一惱。頭腦覺痛。便也不去追他。便回古佛寺來。深悔收着匪人。敗壞宗風。十分痛恨。上了年紀的人。經此一氣。沒有幾天。便圓寂了。不在話下。那通禪一見師傅回頭飛逃。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直到覺着後面沒有人追來。才放心坐在地下。憩了一憩。心裏想道。現在師傅已知道我的行爲。長沙萬不能住了。不如到處隨緣的過過罷。想了一會。便信步的走來。做個遊方和尚模樣。到一處偷盜了些就吃。見着了好些的女人。就去強姦。要是不肯。便給殺了。是這樣的過去。不覺已是夏日。那日正到宜章。冤家應該要會面。一進宜章。便聽得說金振聲有多少姨太太。有多少銀子。他一聽有這麼個富豪。正值身上的銀子將要沒有了。便存心探聽了金家門路。到了晚上。便直向金家走來。這時正是許建纔救何雲絮走了之後。金振聲正在和那些鏢客提

防着許建再來通禪一見下面有人說話便躡到對面一看仇人見面分外眼紅正想下去和雲裏鵲廝殺不想雲裏鵲已經看見喇的一鏢已到面前他便伸手抓住那鏢。正想要下來祇見雲裏鵲已飛了出來。一想他出來必定爲我受了重傷或是丟了性命不如等他上來還他這一鏢罷。果不出通禪所料一見雲裏鵲縱身上來便原鏢奉還的翻身便是一鏢雲裏鵲翻身跌了下去。通禪本想即時下去結果他的性命祇因底下人多不知那些本領如何不敢冒昧下去祇得走了。後來知道雲裏鵲在金家並沒有死受傷也不重一鉄木魚之仇未報仗着自己的本領高強也不管他們人多再到金振聲家來尋雲裏鵲報仇。正和雲裏鵲及那些鏢客戰得難解難分之際便是許建告訴忽來子那惡霸金振聲遇見和尚和那些鏢客殺的正兇的時候那和尚便是通禪話已補叙明白。回許建告訴忽來子一千人的話了。許建道我見着那和尚和那些鏢客戰的正兇那和尚毫不退縮懼怕。我一想咱們今日不是在無意之中竟得着一個帮忙的。且管他是那一回的事便和雲絮倆大喊一聲飛了下去。那些人真沒用他們那些人給我們三個人殺的沒有逃處便是金振聲也便剝死了。我這時心裏想